

—— 杭州市作家协会 编 ——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

| 杭州及省直卷 |

①

2013—2017

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（2013—2017）

杭州及省直卷 ①

杭州市作家协会 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. 2013—2017. 杭州及省直卷. 上 / 杭州市作家协会编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213-08775-2

I. ①浙… II. ①杭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-杭州 IV. ①I218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8652号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(2013—2017)·杭州及省直卷(上)

杭州市作家协会 编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 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 许 卉

责任校对 戴文英 张谷年

封面设计 观止堂_未氓

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3

字 数 313千字

插 页 2
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3-08775-2

定 价 5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（2013—2017）

编委会

主 任

麦 家 臧 军

副主任

王旭烽 黄先钢 袁 敏 嵇亦工

吴琪捷 袁亚平 褚佩荣 竹雄伟

汤红英 曹启文 晋杜娟

杭州及省直卷（上）编委会

主 编

艾 伟

副主编

孙昌建 袁明华 朱晓军 孙建江 吴 玄

陈博君 泉 子 俞梁波 陆春祥 王 侃

卢文丽 陈曼冬

编 辑

陈曼冬 沈如月

前言

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”文学最能反映一个时代、一个地区的变迁。浙江的发展、民众的心声，都能在文学中得到最形象、最生动、最活泼的体现。文学也是一座桥梁，因为它的存在，再遥远的距离也是咫尺，再曲折的道路也是通途，再陌生的人群也是朋友。

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，浙江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近五年来，浙江文学有了全方位的发展。首先，资深作家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，同时，一批青年作家，如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作家群体迅速崛起，已经成长为全国同类作家中的佼佼者。浙江文坛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、地域分布均衡的创作队伍。其次，新兴文学类型逐渐形成规模和特色，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，有效扩大了浙江文学与浙江作家的影响力。最后，在网络文学的创作、发展、引导和培育上，浙江异军突起，特色鲜明，积累了大量有效经验。浙江逐渐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，涌现出一大批网络文学名家和网络文学优秀作品。

2013年7月2日，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主席团，浙江文学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。为总结省八届作代会以来的浙江文学成就，省作协牵头汇编近五年来浙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丛书。本丛书按地市划分，共12卷。每卷又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等门类，总计400多万字规模。本丛书从作品征集、评审和遴选到编辑出版，历经近一年时间，是省作协和各地方作协通力合作、辛勤工作的结晶。

2013—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五年。在这五年中,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,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。这五年来,浙江文学随着中国文学一起茁壮成长,已充分彰显出鲜明的“浙味”风格并取得骄人的成绩。这五年来,文学“浙军”队伍不断壮大,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生力军。浙江文学的良性发展,离不开全国文学健康发展的大气候,同样,浙江文学的发展也在为中国文学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。

这五年来,浙江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在本丛书中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反映、展现和检阅,但也只是初步的。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,因篇幅所限无法收入。本丛书只是一个了解浙江近五年来文学发展的窗口。

回望过去的五年,全省作家们努力前行,自觉把艺术追求融入时代潮流,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,但离创作出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”还有一段距离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:“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,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”这是摆在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光荣使命和任务。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文学既关乎个人的内心,也是集体的事业,更是民族的事业。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,希望全省作家们为着这个目标继续奋斗,创作更多、更好的精彩华章。

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 臧 军

2018年7月2日于杭州

目 录

① 小说篇 001

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/ 方格子 003

孔 雀 / 巴 克 015

在科尔沁草原 / 艾 伟 027

在长乐镇 / 池 上 040

奔 丧 / 祁 媛 062

老孟的酒事 / 吴 玄 074

自由落体 / 张玲玲 078

初 心 / 陈 莉 090

钱素素今安在 / 俞梁波 129

山有扶苏 / 徐奕琳 154

沃血家园(节选) / 王连生 176

公猪案(节选) / 李杭育 191

啪嗒,创可贴! / 王 芸 207

II 散文篇 211

也谈雅活 / 方 淳 213

神秘主义入门 / 孔亚雷 217

从龙门到东梓关,这一天我走了一千年 / 孙昌建 226

最美是西湖 / 麦 家 234

爸爸出差时 / 余 华 240

《霓裳》的种子 / 陆春祥 246

江南小巷 / 陈曼冬 266

把秧安放进大地 / 周华诚 268

她的命运(三题) / 莫小米 272

那些恰到好处的日子 / 夏 烈 277

III 诗歌篇 281

白乐桥记事 / 飞 廉 283

就 像 / 王 侃 285

漂泊的石头(组诗) / 方石英 287

我习惯于聆听雨声(组诗) / 卢文丽 295

半辈子过去我仍然是个普通人 / 达 达 307

夏日之隙(组诗) / 李郁葱 309

回 声 / 郁 雯 314

忽然有雨(组诗) / 郎启波 316

午后的降雪 / 胡 人 321

悼陈超 / 泉 子 323

若惦念,请来旧时光里寻我(组诗) / 涂国文 325

它 们 / 游 离 330

④ 报告文学篇 333

长兴的色彩 / 陈博君 335

快递中国(节选) / 朱晓军 杨丽萍 343

后 记 359

I
▲
小说篇
▼

不叫我们遇见试探

◎ 方格子

打我记事起，苍娜就是老人了，两鬓浅灰，头顶百会处头发稀疏。难以想象她年轻时的模样，没有照片。曾经问她哪年长出第一根白发，她错愕地看着我说道，往前走就会有白发。

我曾经想买一些棉麻衣衫给她，以匹配她多思多想的后脑勺以及那枚老旧的发簪。只是，自我离开良溪，手头从未宽裕，拮据一路伴随我。我羡慕那些年纪轻轻便拥有一身好衣衫的女子，她们出手大方，阔绰的做派常常让我黯然神伤。

一个晚间，我路过一家不起眼的小店，看上一款小开衫，三个手工盘扣，V字领，配一件淡烟灰色小长裙，垂至脚踝边，袅袅婷婷。

我联想到苍娜，年轻时她身姿婀娜，却不曾有一款好衣衫。她在我们家灶台边生下我后，没让我喝一口奶水，却支撑着起来烧了一锅粥汤。

喝完那一锅粥汤，再喝完一锅，我便长大了。

苍娜曾经有粥汤一样白净清亮的肤色。

“当初，我不给你喂奶是有原因的。”苍娜说。

“你不想让乳房下垂,你在等他回来……睡你。”我不知怎么会说出这样恬不知耻的话来。她是我母亲,但我不信她。

苍娜举起手,羞愧使她脸红。有千百个理由促使她打碎眼前的一切,灶台上的碗,墙上的镜子,一件老旧的衬衣,包括我。

她垂下手,掌心朝上,用手背摩挲我的头发,道:“我以为活不过七天。”

“我吗?”我不习惯她犹豫的爱抚。

“是我自己。”她说。

良溪人曾把苍娜当做一个话题,在老祠堂里展开,他们饱含痛惜,责备良褚橙的黑色行当。说他给某个有钱的女人当跟班,拿佣金。昧着良心替某个官员远赴他乡接回私生子,高额回报让他钱包瞬间饱满当即在金店买走最大那枚戒指。

苍娜不信。她对丈夫有着由衷的信赖。她也从未想过离开良溪,她在良溪出生、长大。她跟良褚橙青梅竹马,感情笃定。良溪人轮番上门劝慰,说,你家男人要再不回来,丢的是良溪人的脸面。良溪素来讲究礼义廉耻,良褚橙的所为有悖良溪,他冒犯的是良溪祖辈建立起来的伦理格局。

苍娜不得不跌跌撞撞地从良溪出去,在全然陌生的县城茫然游走。她露宿街头,曾经因为站错了地方而被流浪汉追打。她辗转找到良褚橙,或许有过两三晚的苟且,但她依然在一个幽暗的夜间,回到良溪。

“除了冷冰冰的脸,什么也没有。”从县城回来,苍娜这么跟我说。隔了一年光景,有口信来,说我爸良褚橙吃了官司。夫妻情分,使苍娜显示出足够的定力,她确信丈夫有摆平一切的能力。至于她曾经在县城找到良褚橙后,两夫妻说过些什么,做过些什么,谁都不知道。

良溪人看到她表面的轻浮。我看穿她的骨子。我不会平白无故在她子宫盘踞数月,我有备而来,只为从里向外看,穿过她的骨肉,看到世界。坦白说,我不喜欢她的安于现状,我希望跟我爸一样,驰骋沙场。

我的出生显得仓促而慌乱。这并非矫情。苍娜在灶台边一遍遍喊良褚橙,她说:“良褚橙,你回来,我要生孩子了。”又喊:“我要死了。”她喋喋不休。

无人前来搭救。

锅里粥汤热乎乎的，苍娜先让自己喝饱，舀了一碗放在灶台，粥汤很快冷却。当我哭着四处寻找奶水时，苍娜用勺子沾了一点汤放到我的唇边。

那是我吃到的人间第一口粮食，稀薄、冰冷。我被放在锅灶门口的竹编摇篮里，挨着锅灶。这是我家唯一有热度的地方，炭火仍有余温，虽不足以抵挡因漫天大雪渗进屋子的寒气。苍娜紧偎着我，对她来说，我是不速之客。

屋外冰天雪地，没有阳光。一阵叮当之声在屋外响起，苍娜迎进一个瞎子，他浑身冒着彻骨的寒，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瞎子先生喝完苍娜盛给他的一碗粥汤，怀着歉意告诉她，这女娃命贱，贫穷寒酸，疾病缠身。

“你看，屋外一棵树也没有，见不到一滴水，都是冰。”瞎子先生说，“她没有依靠，将孤苦伶仃。”

苍娜问，可有破解之法？

瞎子先生道，命数。

苍娜恼怒，既是命数，你又何苦说出来。

瞎子先生起身，手腕晃动，两块铁片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“这个相，我拿探路棒三十年，铁片敲破两三副，第一次遇见。不是命，是孽债。”

我料想这一身莲叶绿的棉麻裙衫只适合早年的苍娜。那时，她未曾有白发，脸庞光洁，唇红齿白。

我刚拿了工资，一千一百元。在县城，不高也不低，可以让我在特殊的时间段里尽孝。我愿意再节俭一些，为苍娜买回一个生日蛋糕，以及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好看的衣衫。

一条裙子要一千三百元。从未知道，世界上还有这么昂贵的衣服，我二十二岁的青春承载不了这份羞愧。在我如数拿到下一笔工资之前，卡上的三百二十元是我的口粮，人是要吃饭的，我斗不过饥馑。兆吉曾把他赚到的工资全数交给我，“良宵，你拿去买衣服”。作为网管，兆吉被网民刁难，被老板责备，曾因阻止未成年人进出网吧，被群殴。他从未怨言，被誉为最忠诚的网管。他的血汗钱太沉重，我拿不动，但我不忍违逆他的好，回到出租屋，我把

一千六百元塞到枕头底下。

“姐，您这一穿，把我们家的衣服都衬出气质来了。”作为导购，小初颇具亲和力。她受过最初的营销培训，跟我年纪相仿，想着应该跟我一样，还不谙资本。但她已拥有一家自己的服装店，这让我羡慕。

“我忘带钱了。”我有些拘谨。

我让小初把衣服挂回去。进来一个女孩，二十三岁光景，姣好的容颜，稍显瘦弱，但是安静、淡然。殷实人家养育的女孩有我们乡村人不可及的从容，我自惭形秽。自她进来后，小店便弥漫起别样的气息，仿佛庄重肃穆了一些。小初跟我笑笑，跟在女孩身后，女孩偶尔用手指指，说，“这个”；再指指，“那个”。她眼光独到，挑选的每一款衣裙都是我心仪的，我们有相似的审美。

结账时，女孩拿出银行卡，小初塞进POS机，按了数字，女孩输入密码。三大包衣服，小初送她出门，门口停着一辆跑车。

店里只我一个人，我按捺住心跳，偷偷看小初夹起来的小票，消费金额：七千三百八十元。我没有来由地难受起来，女孩伤到我了。她似乎看出我的虚弱，要了我买不起的那一款莲叶绿。她没有说一句话，却暗暗地替我解了围，好像不是我买不起，而是没有货了。

我所在的服装厂生意兴旺，弹力絮做内里，外套是厂里的主打。我在职业高级中学的裁剪，在厂里用不到三分之一。上学时，兆吉学的是植物，我们在同一个村子长大，兆吉总是安慰我，良宵，我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。

兆吉的理想是在良溪办一个农场。有山，有水，大片的树，结果子，种蔬菜，养一大群狗，跟它们做朋友。我们在臧家弄出租房昏暗的灯光下谈论理想，偶尔想起吃零食，手牵手跑过三条街，到富春江边弄堂里的小摊上，买一个干菜饼。

兆吉说，我们会有漫长的将来，我们得做好准备。

深秋，走在路上，背后一阵阵热，有些虚汗。我开始奔跑，汗渍味道加上秋天风阳树枝散发出来的气味，混杂在一起。我熟悉这个味道，快递员总是

热情地对我笑。他每天穿梭在小城。

我却想打破什么。一扇玻璃门。一部无穷无尽收取停车费的咪表装置。那辆车的大喇叭一直鸣叫，我克制着不去砸碎后视镜。

苍娜曾说：“你爸要是有那么一点点克制力，也不至于到现在人影都见不了。”

她认为我爸生死都不逢时。

我爸的遗物过了四年，才被辗转从看守所带出来，匪夷所思，人走了那么久，这些东西却还留着。事后得知，是兆吉托人从看守所要回来的。兆吉绕过苍娜来收拾我爸的残局，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态。他自认为跟我爸之间存在某种命定的默契，有贲张的血性，义薄云天。

我没有把我爸的遗物带回家，是不想让苍娜最后的希望破灭。事实上，遗物少而又少，一条卡其色休闲长裤，一件烟灰色T恤，秋款，后领处标牌清晰可辨。我注意到，裤子膝盖处磨损严重——对此，我有诸多猜测，这个名叫良褚橙的男人，曾经有自己的江湖，在小城叱咤风云，是不是也在某一刻被令下跪？

我们父女见面甚少，在他跟苍娜诀别后，我赶到县城，当着他那些哥们的面抛下一句话，“除非死了，我不会再见你”。

我相信这个从良溪出去的男人骨子里的刚毅，但他一次次下跪，以至于磨破裤子，他认输了吗？

他被关押后，不允许探望，开庭时他不同意家属到现场。临刑前的最后一见，他也放弃，这似乎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。“除非死了，我不会再见你。”他至死都不愿见我，不见苍娜，他成了孤儿。

及至后来，消息传到良溪，苍娜拽起我，一路奔走到县城，没有迹象说明良褚橙来过。商铺林立的街道，高楼，随处可见的银行，被追赶的小贩，生活依旧。苍娜在达夫弄停下来，看着照相馆橱窗说：“我跟你爸的第一张照片是在这里拍的。”

没人愿意为一个过客留下底片。

“她连一滴眼泪都没有。”良溪人说。

苍娜在被充分同情后,又被极度疏离。她开始吞食安定片用以治疗失眠,而顽疾始终不依不饶纠缠于她。

一个有理想的服装专业学生,知道怎么拿剪刀才不至于伤到自己,懂得看面料,看身子骨,高矮胖瘦,怎样的面料适合怎样的身材。一条软皮尺、一把裁剪刀一度成为我最崇高的理想。

老师说:“你们将是社会各大行业的中坚力量,白领压力太大,公务员风险高,蓝领是未来社会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。你们虽然不及大学生有高端的文凭,但当他们毕业走上社会时,你们已经积累四年资本,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雇主。”

在车间,我的裁剪技术得到公认,也被加过两次工资,在同伴中被冠以“出类拔萃”的评价。但这依然不足以让我在一间小小的服饰店购买一款衣衫,这让我很沮丧。

我辞去服装厂流水线上的工作,到小初的店里做导购,我喜欢服饰。为此,兆吉与我有过一场激烈的争执。我搬出臧家弄,我们需要冷静。

小初跟男友去北欧,把整个店铺交给我打理。她的信赖让我感动。我们用短信联系。

一个午后,手机响了。

“我是磊落。”他说。

他是小初的男友。他们家在意大利、法国都有产业。

北欧、意大利、法国对一个整天为钱包发愁的女子来说,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诱惑。但是银行卡上忽然出现的一笔资金依然让我心跳,磊落说是工资。我说太多了,小初给我开的工资是三个月一万元。

忽然拥有巨款,我不能入睡。几次拨打兆吉电话,兆吉都说他很忙。磊落支付给我的工资超出常理,我还不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跟兆吉说明。我心虚。

“小初的店开在你的必经之路,是错误。是我们错在先。”磊落说。他的逻辑很乱,却让我在失去兆吉的音讯之后,获得片刻的安宁。